

李正谷:

手绘古城地图，
还原历史旧貌

□王昌卫



文化印记

□沈国栋

一腔爱国激情 两首传世佳作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台儿庄小唱》诞生往事追记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

这是1956年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由芦芒作词，吕其明作曲，那年，吕其明才26岁。吕其明1930年出生，安徽省无为县人，父亲吕惠生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吕其明10岁随父亲去淮南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1951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1955年又调回上海影厂作曲。1964年进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学习。后历任上影乐团团长、上海电影总公司音乐创作室主任、上海音协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副会长，已为60多部电影、200部(集)电视剧编曲，还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当年，《铁道游击队》导演赵明建议吕其明为《铁道游击队》写一首有前苏联歌曲味道的进行曲。吕其明却认为，他见过的许多游击队多半是不识字的农民，嘴里唱不出洋腔洋调的歌曲，而自己曾在1945年随新四军到过鲁南一带战斗过，三年间的战斗经历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应当写首近似山东民歌的东西，把抒情和战斗情绪结合在一起。结果他动笔后一直很顺利，“好似让洪水打开了闸门，一泻千里”。就这样，《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问世就得到广泛流传。

如今，再聆听或是唱起这首歌曲时，不知会让多少人仍沉浸在对影片故事内容和往昔岁月的遐想与回忆之中，不知又有多少人把这首知名的歌曲当作枣庄这座英雄城市——铁道游击队故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这首歌曲发挥更大的“名片效应”的作用。

台儿庄，我的家
当年一场血战，
从此名扬天下。

爹说子弹打穿了咱墙上的砖，
娘说炮弹掀起了咱房上的瓦。
好一场厮杀，好一场厮杀，
中国好男儿将强敌歼灭在咱屋檐下。
壮我中华，爱我中华，
壮我中华，爱我中华。
.....

的艺术大家对生活的尊重、对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的真挚追求和对枣庄人民的深情厚谊。

三

天下之事，无巧不成书。1956年为影片《铁道游击队》作曲后，吕其明又与著名词作家乔羽联手，三十八年后为这首《台儿庄小唱》，为枣庄台儿庄这英雄的古城，留下又一张“音乐名片”。

1995年初夏时节，笔者正在枣庄日报社从事采编工作，了解了一些《台儿庄小唱》创作过程中有关的人与事。如今，20年过去了，其中的场景和细节仍记忆犹新。1994年4月，被誉为“华语乐坛三杰之一”、曾创作《我的祖国》、《牡丹之歌》、《让我们荡起双桨》、《难忘今宵》等优秀作品的著名词坛泰斗乔羽携夫人佟琦来到台儿庄深入生活。时年67岁的乔羽对枣庄及台儿庄的光荣历史和巨大变迁感慨万分，他表示要写一首歌词颂扬英雄的土地和勤劳的人民，以迎接和纪念第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当时他还建议由吕其明为他的歌词谱曲。吕其明欣然接受了乔羽交给的任务。

经过了10个月的精心构思和推敲，乔羽于1995年2月完成了《台儿庄小唱》的歌词。2月27日吕其明收到歌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吕其明说，乔羽先生的大作“选择的角度好，很形象、很生动，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新意。为了写好这首歌，我又看了电影《血战台儿庄》和文字材料，很感动，增加了许多感性的东西，这对作曲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歌词也给我创作的灵感，因此便充满激情，一气呵成写完这首歌。这首歌既有浓郁的鲁南民俗风味，又表现了歌词的内涵和情感，同时还易学易唱……”

就这样，一位北京的词作家与一位上海的作曲家联手倾注激情写完这首歌曲，谱写了一首“壮我中华，爱我中华”的时代之歌。我们再一次看到乔羽、吕其明两位德高望重

的艺术家对生活的尊重、对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的真挚追求和对枣庄人民的深情厚谊。

录音结束后，吕其明指着手中的磁带对参与录制的人员说：“咱们录的虽然是‘小唱’，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意义和内涵并不‘小’，它的群众性很强，是一首好歌。”枣庄的歌迷们回到枣庄后，通过电话将录音传给远在北京的乔羽先生，乔羽听过后，用浓重的济宁口音连声说：“好着来，好着来，我很满意！”

二十年来，这首《台儿庄小唱》一直被传唱着，在大型纪念活动中，在重要节庆晚会上，从退下来的老市长、老部长到普通群众都会放声高唱这首歌，并一直把这首歌当作是对台儿庄大战的纪念，对大战遇难者的无限的追思和怀念，也当作是对乔羽、吕其明这两位老艺术家对枣庄殷殷深情与钟爱的一种铭记和真诚的感激！

台儿庄，我的家，
当年的墙砖屋瓦，
至今还在说话。
它说这里铭刻着民族尊严，
它说这里激励子孙后代奋发。
好一个中华，好一个中华，
千万万好儿女正在营造一个崭新的家。
壮我中华，爱我中华，
壮我中华，爱我中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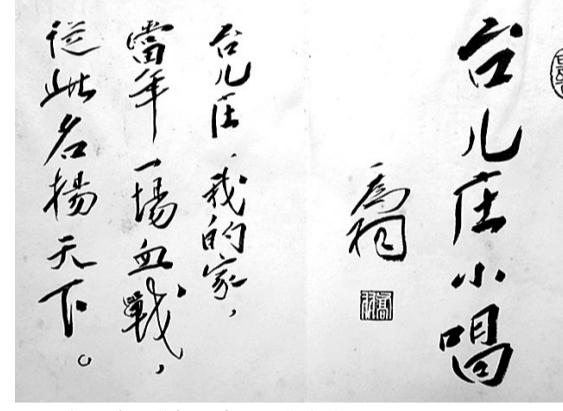
在台儿庄古城样貌修复过程中，很多人都积极提供历史资料，回忆战前样貌，其中以李正谷和尚殿振两位老人讲述的最为详尽。

李正谷对台儿庄充满了热爱，一心想为台儿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李正谷负责古城旧貌调查设计，把原来台儿庄城内庙宇分布的位置及准确的名称告诉古城工作人员，为重建台儿庄古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为古城重建找到了事实和理论依据。他手绘的《台儿庄镇四十年前/近代图》(1:5000比例尺)依据老台儿庄城区原址原貌绘制而成，被古城工作人员复制下来，在重建的过程中作为重要参考。

李正谷是个有心人，他绘制此图，是受李润海老前辈嘱托。李润海，台儿庄人，原系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回民排的战士。1945年任台儿庄镇镇长。1954年4月李润海写回忆录时，责成李建堂、杨永吉、张振先三人协助李正谷对台儿庄古镇进行现场实地考察，测量并设计绘制出“台儿庄古镇”地图。1984年，经过6个月的重新设计，《台儿庄镇四十年前/近代图》在当年的11月14日定稿。并在1985年3月20日召开的台儿庄大战目击者座谈会上，专家、教授、学者和目击者对当年台儿庄大战旧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如今李正谷负责台儿庄清真北寺民族展厅的陈展工作。从2003年10月27日开始，他累计搜集到的回民排的回民战士及烈士的照片200余张。在民族魂展厅内我看到了李正谷父亲的烈士证、回民排七班长李运海的勋章、回民排八班长洪涛母亲的抗属证，以及抗战时期的炮弹、日本战刀、指挥刀，还有一些老照片。李正谷还是摄影爱好者，几十年来痴迷摄影，照相机用坏了六七台。他抓拍古城游客和来古城观光领导精彩瞬间，拍摄保存的照片达上千幅，为古城档案资料的提供和保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周围·文化



乔羽作品《台儿庄小唱》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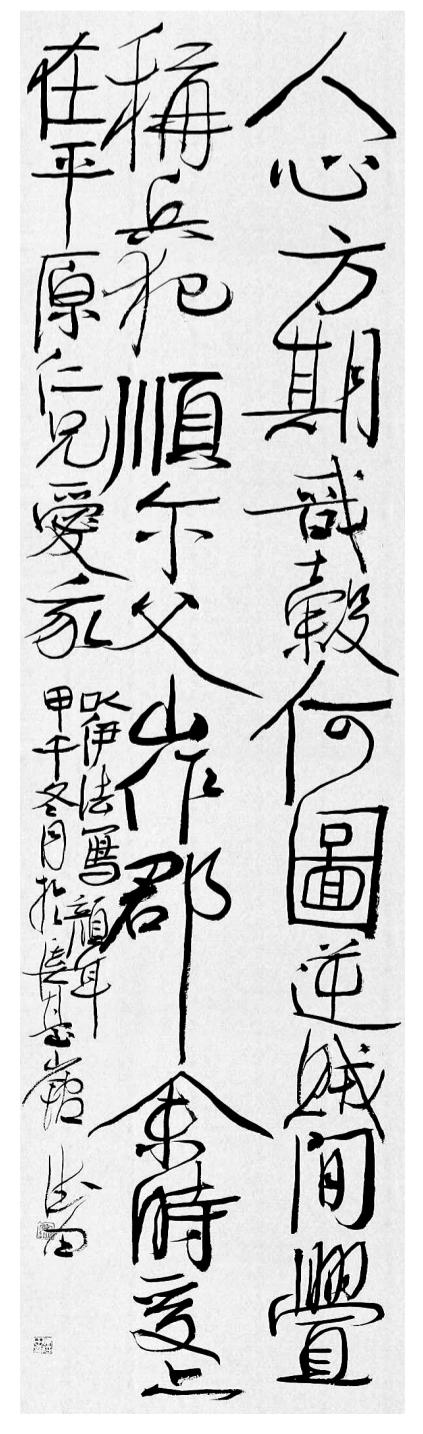
1995年3月18日，吕其明在上海寓所为枣庄歌迷会成员张文敏进行业务辅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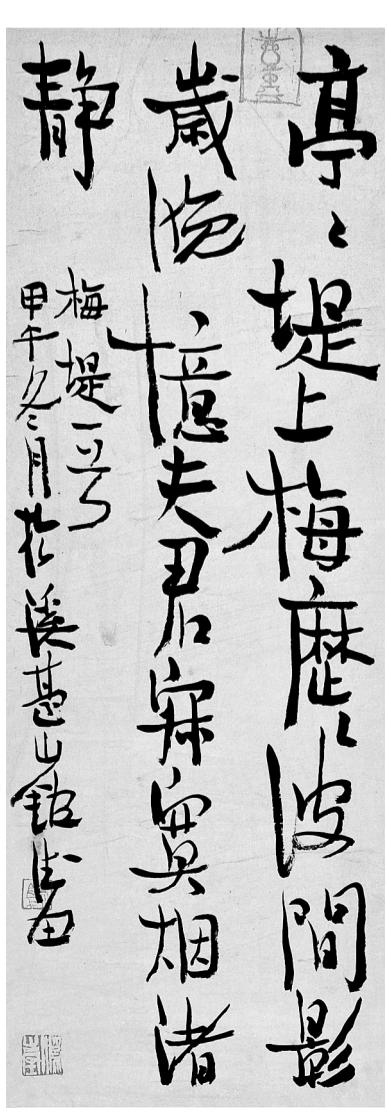
1994年4月，当代词坛泰斗乔羽先生在枣庄市政协原主席王允琳(右一)和台儿庄政协原主席顿亚彤(左一)陪同下，来台儿庄深入生活。

水墨赏析

□刘玉鼎



马德田，山东枣庄人，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北京大学书法名家工作室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化部青联书法篆刻委员会委员，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河北美术学院马德田书法工作室主任导师、教授，枣庄学院客座教授，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枣庄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枣庄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五月书会成员。2008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青年艺术家。2010年荣获山东省政府“泰山文艺奖”。



南朝梁武帝开始尊王(王羲之)，唐宋皇帝更将其推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位。自宋初《淳化阁帖》初，“帖学”书法一家独大，忽忽七百余年，“阁帖”历经翻刻，已成“枣石迷离”(《启功论书绝句》)，不见规模，遂成强弩之末。至清代中叶阮元推出《北碑南帖》、《南北书派论》，所谓“碑学”书法复又大炽。迨至时下，书法的语境固然已经与清代甚或民国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但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却使得我们花费较低的成本即能搜尽古今法帖，足不出户便可游历天下，足令历史上任何一个书法家、收藏家艳羡。但当我们徜徉在这些如海洋般不同体式、不同式样、不同风格的优秀书法作品中时，如何去撷取、如何塑造个人语言、如何体现时代精神——成为每一位爱好写字的同仁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或者消沉其中，或者凌波微步。

通过对德田十余年的观察，我觉得他正凭借其广阔的视角、良好的传统驾驭手段、过人的整合能力，坚实、自信地阐述一个书法家在当下的主张。

如果将书法历史比作一条河流的话，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截面。今天，每一个书法家在这条河流中都面对上游共同的资源，他留下的书法痕迹万卷成水，向下流传。起码是在十余年前，德田向上审视的目光就广袤而深邃。我们读他的作品，感觉掺杂了各种书法元素，似曾相识，不是而是——他的很多作品是“破体书”的创作形式，不但杂糅了所谓五体书，还借鉴了很多上古契文、民间碑碣的意蕴。取法题材广泛，在时间跨度上，也堪称极则。

千载以降，二王被奉为中国书法的正

脉。我知道，这些年来，德田对于二王经典花费的功夫最多。他的笔触时时体现了二王的法则和精神。正是他以二王为基调和主干，无论如何演绎，还是始终处于掌控之中，看似放纵实不逾矩，拿捏的分寸很好。

信息全球化、中西文化交流让人们开阔了视野，中国书法的坚守与拓展面临重大挑战。书法家不单再是文人，写字的环境，受众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书法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它必须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这与西方对待经典的方式不同(也无法相同)。客观地讲，中国书法的表现形式千百年来变化甚微——如何“当随时代”？德田书法的章法对我们也许有很好的启示。

明张绅《书法通释》云：“古人写字正如作文有字法、章法、篇法，终篇结构首尾相

应。故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主’”。假使点画(线条)、用笔通过刻苦训练能够掌握到较高程度的话，则结字和章法绝对是天性的流露，属艺术范畴，非勤勉所办。结字、章法直接体现了气息、格调等等。看德田的作品，单字结体、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段与段和块与块之间的呼应对比，整幅作品总的视觉效果，奇正相生、疏密干湿得当、跌宕起伏，纵横捭阖，真有绝处逢生、荡气回肠之概。如此高的整合统摄能力，如果没有对字法、用笔的熟练驾驭和对当代“大美学”元素的敏感把握，是难以做到的。德田具备这种可贵的艺术家气

质。

有识之士曾担忧中国书法的美化倾向，这是中国书法在当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所处的境地，难以(似也不可)回避。

这或许也正是时代特色。一些理论家正在借鉴、利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书法，德田对此很感兴趣，并且做了大量尝试。可贵者，他并非如徐冰、魏立刚等的制作性和图案化，而是坚守书法结字的底线，并力图在经典的基础上夸张变化，所以我们读他的作品还感觉是传统的，但确实还体会到扑面的新意、郁勃的生命力。

德田的作品，较之其原来的感觉收敛、冷逸了些许，是年龄的原因，还是近几年他耽于研究篆隶书较多所致？碑帖兼容是老生常谈，但何其艰难！向左向右走都需要勇气抉择和舍弃——更重要的是达到“统一”(即“合”的目的)；临帖的作品亦占据了多数，也许对于德田而言，临帖就是生发、创造的过程，但我还是更加欣赏他的一些原创的作品，没有参照系，豪宕、苍涩、雄浑又血脉丰盈、特立独行。

还要说一下德田的其它。德田是枣庄青年书协的掌门人，在他的带动下，枣庄一大批青年人的书法有想法、多元化、活力四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德田们。在枣庄书协中，德田负责培训等工作，他亲自代课，与培训中心的同仁一道，将培训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十余年来，枣庄五月书会这个沙龙组织的声誉在圈内日隆，我知道，这其中德田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重要的发起者、组织者；十余年来，他坚持每年五月请张宇翔老师到枣庄讲课，未曾断，对地区书法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影响深远。

所有这些，都缘于他对艺术的挚爱和真诚。